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五

宋　楊萬里　撰

墓誌銘

宋故華文閣直學士贈特進程公墓誌銘

淳熙甲辰十月一日萬里既除先太碩人之喪又三日江西安撫使給事程公遣騎踵門遺以書曰江西詩人淵林也祖於山谷先生派於陳徐諸賢謂之詩社而社

中多逸詩某寘披得之今刻東以傳而序引缺焉非君其誰宜為萬里辭不獲命既呈似公公不以為不可是時萬里未識公也自是書問還往益密情益親厚後八年萬里將漕江東被旨往上饒閤因過新安至休寧公遣人送酒相勞苦又遣其子鉉遊見于逆旅是時以從事有旨欲見公而不敢也私念歸塗當庚此願既而山路崎嶔難以再經拏舟東歸至今以不識公為恨每每流涕公聞之亦流涕蓋萬里平生知舊相識而不相知

者有矣未有不相識而相知者也不相識而相知者公一人而已公既没萬里哭遣家僮弔焉令鉉又以兵部王公寅所狀公之行實來謁銘萬里慟哭曰已矣世無此知我者矣銘其辭公姓程諱叔達字元誠歙之黟縣人胄自重黎氏自伯休及嬰晉元譚守新安民德之詔賜田宅於歙因家焉梁靈洗起兵拒侯景入陳以功封重安公謚忠壯迨今廟食至天旺始徙黟云曾祖宗顏以子顯謨閣直學士邁贈正議大夫祖遠以子揖之千

載贈奉議郎父晉之以公贈太中大夫三世娶胡氏贈碩人太孺人碩人公少穎異伯父奇之令從摳密丞公學方丱已有俊聲年二十三第進士中書速除興國軍光化軍教授以薦改宣教郎除湖州教授秩滿造朝時金人將渝盟朝論二三公以書抵時宰陳公康伯請屬兵馬守淮漢募敢軍遣間諜理財用陳大喜以為足强人意除通判臨安府尹趙子潚待下簡而亢公不為屈趙謂有臺諫風即委以府事且屛後覘焉見公剖如流

遂大相知除知通州諸御史薦為臺主簿未三月遷監察御史乾道二年二浙大饑孝宗皇帝憂之分遣郎官御史行視賑貸公當行臨安諸邑先自府始奏謂受粥之令及市而不及野請均之上大喜語執政曰雖肯為朕盡心如此既周視諸邑見上上迎勞曰卿賑民良苦公條上便宜曰豐荒在天感格在人願益修省以召至和至如祖宗朝已行之荒政若趙抃之會稽范純仁之襄邑斯二者可舉行也若夫今日之急務願詔監司與

帥臣察所部之官吏或罷而大不勝任者罷之或奉行不應書者罰之斯二者不可緩也上稱善除右正言見上首論君臣聽納詞旨剴切時已和戎公言勿恃和以為安必因和以為備復言廣盜始平湖寇復作蓋官于湖廣者或昏庸貪殘或遷客左官欲民得其所難矣謂宜精擇部使者以察郡守妙簡守臣以察縣令孰為公廉孰為苛刻或辟置或罷黜至於一切科擾之政尤宜蠲損上即詔羣臣集議於御史府選監司一人遂除張

維廣西提點刑獄郴冦李金叛公復奏請廣開赦宥招降之閭速發旁近精鋭之師應時討定無使越軼二廣又言龔遂治渤海諸持鋤為良民持兵為盜賊此安之之策也張敞治膠東設募賞令相斬捕此勝之之策也願下攸司著定捕斬除罪之令潭帥劉公珙移書謂頼公建明表裏相應冦遂平中書除吏非法公言法制所以維持國體也要當遵守於上則僥倖息於下夫不中銓者吏部不擬官法也未出階官者中書不除官亦法

也今則將仕登仕除嶽祠之官矣非詞學上舍甲科者不注教官法也今則州文學亦除教官近有宜州文學高衮者除襄陽教授考其爵闕　補亂法亦太甚矣有吉押衮歸本貫又言諸郎皆華選也近乃有為丞十日而遽攝員者甫監門數日而亦充數者望申詔執政繼自今必察才望優劣資格淺深時有為淮漕者進死蝗公言曰者廬州守臣張師顏奏蝗遍田野令乃訣言自斃罪其可逃又有以前從臣名還者復請免役

錢公言身為從臣不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乃導為刻剥是可不斥遷左司諫言民困于執役及和糴四弊上曰朕當遣使按察在諫者僅四閱月以母老且病四請外上再三留之曰朕方欲用卿尋以母憂去服除除直敷文閣知池州時四年二月也引嫌改衢當路有不樂者遇官期至則輒以它人代凡五年至言者論其非是始獲之官辭行首言陛下厲精圖治未嘗不欲大有為然有志不可不養養志不可不審耗於事則易怠速於

用則或沮願毋狃宴安毋急事功上指養志二字曰此
言極嘉五月改江西轉運副使十月易江東鄉部也即
家拜命奉親之官邦人謂晝繡云既視事有曰本司耗
米曰和糴本錢曰去秋苗錢曰宣城砦木錢皆蠲除之
仍捐米數千石贍宣之乏之徽州雜征有曰驛料豆錢者
多取八千緡即奏蠲減又言徽絹銖兩昔輕而今重民
故益困有旨十二萬足減四之一公喜謂人曰大哉聖
主之仁一舉革二百年之獘淳熙初元十月除浙江提

黙刑獄辭行上曰朕多留卿未可言去除宗正少卿太子左庶子既數月上復問宰執程叔達已除庶子未聞其簡記如此公言玉牒凡列正紬實録而不網羅諸書恐有放失尋兼崇政殿說書上前因論帝王之學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顧講求前代聖賢事業而施之天下一日講周禮至泉府因言其治本欲斂市之不售與夫貸之滯者各抵其抵而予之所以惠民也而世儒乃假其息之說創青苗之法以取二十二之息天下卒受其

弊用經之誤如此因言今州縣知利而不知義受田租之粟則多至加倍理獄訟之貨則專務罰金甚至周内罪名没入生業大則獻羡餘結權貴小則私盜賊資妾民日益困不可不懲上曰亦非不懲更當痛革右史蕭公燧在旁與聞出而大言於殿門曰講讀官得人可為朝廷賀兼直學士院三年四月兼中書舍人公以兼官過多方控免云一日召見因言傳聞江東淮南多旱願修德明政省刑薄斂庶人心悅而天意得上曰亦聞江

東閩雨方以為憂而劉珙奏云已得大雨可喜漢唐之亡皆緣歲荒盜起朕每憂念常至五六月不敢去心公退謂人曰有君如此天下國家之福八月兼權給事中言詔令先書兩省後至瑣闥或昏暮丙夜事之本末有不及知人之賢否有不及問望詔自今除官行事必具事之本末人之閥閲連書於前俾得参考不然依舊制繳奏十一月召見賜坐上曰卿制詔甚得體公稱謝久之辭起令復坐曰事無巨細盡言公言近日遴人除授

超越上曰何也公言舊京局諸闕本以待選人資淺之
有才令既歸銓部無以處之則徑除職事官願以京局
諸闕仍歸朝廷公每論諫上必嘉歎即施行之再召見
論敬天愛民有志事功三事其論敬天曰臣承乏詞宗
纂修玉牒因得仰窺陛下盛德如讀尚書而作敬天圖
臣願陛下鑒圖而法文王不已之心勿謂豐穰而怠憂
勤勿謂平泰而忘儆懼上曰朕自為此圖頗覺有益每
遇水旱則必披圖修省常獲感格後再召見上顧左右

取圖示公曰人君享國久長皆由嚴恭寅畏尤當以為法陛下既知所以戒又知所以法社稷生靈之幸復以親老請休上曰朕方用卿何數求去退而力伸前請上顧欲與郡而言者以為親年高恐迎侍非便除直龍圖閣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明年丁大中憂服除七年五月除湖南轉運副使帥劉焞久病廢事民方怨咨公為辦訟決囚滌滯除弊遇水旱與蠲租賑贍人呼舞曰非運使我等皆當死徙嶺海矣又下令通材以本司緡錢助衡郴

道永者凡一萬三千緡又代道州輸歲抉之錢一萬七千緡積逋大軍錢三萬八千緡又與總領趙汝誼奏除永州旱米四萬餘石民感實惠百千人相率詣安撫司請為表乞借留九年七月再除浙西提點刑獄餞者塞塗其後潭師李公椿竟以民言上聞時江西謀帥上命執政疏其人上指公名曰某也可近李椿奏某甚得湖湘民心八月除秘閣修撰知隆興府見上極論郴桂盜賊之由撫御之要遴任之宜消弭之策至洪以所部

多盜申施同惡及它盜捕告之令一夕郭外僧舍有寇其徒來告公免其罪厚其犒盡縛羣寇尸諸市屬邑有八而每歲之賦十逋二三蓋有民已流徙而田實汙萊者亦有田不汙萊而業無主名者謂之逃閣公方遣縣官精敏者核其欺占其實百年蠧弊一日蕩去州之材官曰親兵者千曰選中禁軍者亦千異時士卒營居市居相半以故驕放公為之築室三百餘區聚居一營月廩時服給授惟時晝訓夕警無敢譁遨復諸州置準備

使一員擇其久于履軍者以管轄之上以其法刻板下
之百郡云吉之兵譟於牙門公以守臣與兵鈐不咸劾
罷之揚賞禽賊皆伏誅軍政肅然一道愓息十二月進
集英殿修撰因任公上體聖意下卹民隱其惜官藏甚
於家貨師洪五年前後蠲除民賦爲緡錢二十三萬有
奇爲米斛一十一萬有奇談者以爲多於王仲舒云十
三年八月上一日忽宣諭執政程叔達隆興之政甚美
與進敷文閣待制再因任歲或小不雨公每禱雨舉室

不茹葷感名如響部内連年有秋民歌之曰公来江西
熟公去江西旱十四年引疾丐祠章繼上四月四日特
轉一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去之如始至在官求修
之問近比宜受者積八千緡皆入公帑因任至再宜受
禮物亦以犒軍既歸宅旁治小圃曰西野有室二曰癸
心曰秀野鑿池治種花竹逍遥忘歸十六年二月太上
皇帝登極轉一官以嘗為東宫講官再轉兩官時舊學
悉收名公獨以與執政隆興合符小忤壅不以聞奉祠

四載引半納禄遂以顯謨閣待制致其仕今上皇帝即
位有詔撫問遣使錫銀奩藥茗詔有渇見之語公感泣
拜賜慶元二年十月特除華文閣直學士賜衣帶鞍褥
始伸公年高益健一日對客忽有不屑人間世之語得
疾無苦惟日食寢忽命左右扶掖端坐於正寢奄然而
逝享年七十有八官朝奉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
一千一百户遺表聞天子閔悼加贈特進黄氏封碩人
先公五年卒子男四人鑄年十九預國子第二名薦早

卒鉉朝請郎行將作監主簿錫承義郎知江州彭澤縣事鎬早夭女四人適進士黄汝崇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事黄榮通判台州金與樞察汪公之孫義實皆前卒孫男源洵俱登仕郎女一人尚幼公天姿静重逮事四朝守正不撓始終一節感孝宗睠厚日思報稱所論列封駮無少顧忌以故齟齬嘗因草詔孝宗嘉賞顧左右問學士為誰以他學士對公終不自言行己敬事親孝和于族信于友撫姊妹甥姪盡愛昏喪賙之必厚既以

先夫人志養不盡爲終天之戚復舉大中資產遺諸姪
且官伯氏子慰下泉意族人病於鄉正之役則剖私田
倡義役諸鄉傚之其利甚博既沒里人築堂肖像祠焉
嗜學至老不釋卷六經諸史皆探根柢書法得急就體
生平著述曰玉堂制草曰玉堂備草曰表箋曰論諫曰
承華故實詩箋曰宏詞賦頌曰歌詩書啟記序雜文凡
六十八卷藏於家其自述出處大節則有四朝遺老傳
公之未病前數夕忽有大星隕于庭家人大驚沒於慶

元三年七月十四日葬於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其鄉東亭其岡潭口銘曰

溫溫程公日行維冬風行維東萬物有融役役程公玉立維松雪立維蒿衆正之宗既介既通不畀不同邦之夔龍珉之黄龔不違其衷不詭其從不究其冲不乖其逢

刑部侍郎章公墓銘

紹興二十有一年時宰顓政燕居深念天下之忠臣義

士名相如忠獻張公骨鯁如忠簡胡公之儔終不附己朝遂其一夕發其一將欲一網以食之既於是開告訐興羅織絜廷尉府作一大穽擇深文吏為己之鷹犬宣城章公儒者也高皇帝選於衆廼自刑部副郎擢為大理少卿以式遏其熾或擿公曰公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盍去公曰全軀以私淑寧捐軀以庇善人時宰每事諭意公念爭之必不從從之必不可進而唯唯退而否否士大夫置對多所全安於是大忤其旨因惡爺書

樞密章夏論言者擊去併波及公以為宗盟同罪云公
既去而頻年大獄起矣至時宰死乃己孝宗嗣位之初
旁招正人忠鯁輳集一日顧大臣曰光堯之朝有一廷
尉不視大臣喜怒為獄者誰皆以公對召見除大理少
卿天語襃嘉曰以卿異時典獄不觀望大臣故用卿未
幾擢權刑部侍郎時乾道二年也未幾擢右文殿修撰
致其仕淳熙元年十一月戊申薨於里第得年八十有
二朝論嗟悼公諱壽字彥溥世居宣城稺而偉淵渟山

峙宣和間以周官經學名震場屋自鄉校貢辟雍升太學會兵革散擾間關還家建炎二年以父任調廬州司户叅軍處州龍泉主簿改監行在贍軍酒庫又改泰州梁家垜鹽場又改行在酒庫所主管文字循承直郎紹興十四年除大理司直明年授右通直郎除寺丞奉使廣東鞫逹官獄以平允稱歸朝轉右奉議郎除寺正十八年遷刑部員外郎明年轉右朝奉郎後二年遂除大理少卿既以忤時宰言罷未幾高宗記憶除主管台州

崇道觀轉右朝散郎未幾除知復州為政平寛流徙皆歸治聲上聞二十五年復召為大理少卿明年又以言罷又明年轉右朝請郎二十九年起知蘄州其政如復而簡儉有加名遂紋䆠為民角齒而守臣階梯自公痛革至當暑卧榻不徹織蒲至今士大夫媿之邦民歌之三十一年轉朝奉大夫提點湖南刑獄地遠畿甸有司慢令老吏舞文獄以賕成刑多頗纇公明不察𤦍恕不縱狠平反居多民以不寃全州材官執守臣以叛公單

辭諭招即日請降鮮甲還營公獨戮其始謀者數人餘釋不問一郡以寧未幾移病請祠去孝宗御極遂見擢用將覺精神湛然一語不亂惟語子孫以孝弟忠信明年十月八日葬於宣之笳氏松山之原曾祖旦不仕祖珌贈太中大夫父元任朝奉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公初室萬氏繼室陳氏十子綺監台州黄巖縣事繡監綱臨安府學教授純信州司户叅軍綰蘄州黄梅主簿綬太平當塗主簿皆廸功郎維從事郎復州推官綜繹

經綸業進士一女適進士汪亨舉孫男三十人女十二人公於文既工而尤工於詩與里中詩人周紫霞賡酬往還詩筒牛腰斧藻江山追琢風月佳句絶唱麗雅奇崛夠夥衆口聳動羣聽至今言宣城詩人者前有梅謝後有周章云公天性質儉不為華靡一裘補紉且三十年仕踰三紀不贏一簪得禄必分族婣友朋賙而無斁至於一邱一壑求興忘返理一山園於南山之陽命曰南坡杖屨于斯觴咏于斯卧興于斯酒酣賦詩殆無虚

日終無一言及於聲利夜坐一燈讀書自娛或覓紙作字得唐人楷法年八十筆力益遒目力益强今世未有也教子無倦自作家訓繩以禮法廸以文詞紀綱相繼策第綱尤能文出諸老右不幸皆早世葬後二十八年繂自宣城徒步来廬陵訪予泣曰先公之阡碑石蒼蘚封之厚矣而未鑱一詞以諗來者先公之客惟先生在爾獨無意乎萬里曰敬受教乃撫侍郎陳公天麟之狀著於篇銘曰

紹興中年有宰而權雷霆之威噎噎彼天睅彼異己弗剪弗止族彼屠伯宅之大里皇咨章公汝仁汝忠禩圜衷方往刓其鋒彼火而烈公水其炳彼虎而咥公尸其孽皋蘇所先于張所艱公笑不言善人克全善者是怙權者是忤公以是去公以是舉孝宗御極谷搜岩寧降於幽閭寘彼甘泉其仁其博其裔其渥其誰云者楸表之隺

朝奉大夫起居郎吳公墓誌銘

淳熙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皇帝會慶節北使來賀命
朝奉大夫起居郎吳公假禮部尚書館之天寒公罷於
匽薄是日嬰疾一足不良於行賜告反室得近醫藥子
往問疾則呼酒酌我取秘閣新刻法書相與展玩疾蓋
小愈至十二月二日奄忽而逝疾再作云公諱燠字春
卿世為衢之西安人紹興甲戌策進士第調福州福清
主簿循從政郎授撫州州學教授以父憂去官除喪授
隆興府府學教授弁冕胡簋與之一新書策蕞殘市之

充牣其教條不可犯而訓誘可樂士多卒學有就者改
宣教郎知建寧府浦城縣轉奉議郎邑名難治始至訟
紙千計公疾讀十行俱下奮筆決遣文書為清有惡少
年挾兄弟盤據椎埋名曰五虎公令縛至庭皆置諸法
姦發吐氣鄉校無教公訊得民無後者田皆歸之學宮
於是齋房始闢絃誦聲邑以官鬻鹽為賦稱責致鹽配
鹽與民公私交病公致鹽有貲而下其估民樂與官為
市賦入有羡至庚舊令所逋之數萬計部使者以治行

上聞有詔諳丞相府察廉爲幹辦審計司轉承議郎有
薦公材可御史公自訖治劇得賀州辭行上迎謂曰朕
聞卿名久公論奏三事上曰甚善姑牧遠民行且大用
賀凋郡賦亦仰鹽公行之如浦城言所部便益事謂南
民貧不應租外復有丁米請蠲除之又二廣盜之劾者
有減殊死爲城旦往往亡命恐貽後患宜差擇伉健監
而爲兵轉朝奉郎踰年詔舉可監司者臺諫侍從皆以
公應上語大臣曰用此人遲十年矣自賀除荆湖北路

提點刑獄公事於是鄂之囚有司議抵死而實未嘗殺人公即訊一語得情破械出之一郡驚異莫揺楊秀禄嘯蠻獠寇沅湘公即日登車引道戓甚以羽檄召兵公曰此特其酋詿誤其下羣蠻何辜遣吏諭指許以不死秀禄出降不戮一人十一年召還賜對首言今日民貧咎在踰侈宜嚴其禁自貴近始又言沅湘之蠻非無人性官不擾之可以無驚要在擇長吏勸豪酋練峒丁又言江東道路流民纍纍將往黄州請耕閒田宜令淮南

有以振業之上皆悅至流民事則戚然曰非卿朕不聞此除尚書郎典吏部銓有副使致仕應官其子吏格以策名未三十年公折之曰此令謂身在官而任其子者今致仕矣豈得援此吏輩股栗轉朝散郎明年遷樞院檢詳諸房文字遷司農少卿論任子之法謂比年有自它官而除應帶者在職或兼旬或踰月則復還其舊其意不過覬覦解帶之恩度越正法之上徑轉横階或防團遥刺免闕陞叨蔭補而已且夫法之所為實歷者謂

滿二歲令縱不及亦宜尨職滿歲又論今歲災異重仍星變地震仲春雨雪仲夏積陰近取諸身勝理疏則正氣傷願思所以致此者又言三省樞密院六部吏員無慮一千三百人願下有司議省冗吏事皆施行兼權中書舍人中人有以製郊見冠服增秩者公封還詞頭近屬有用近比奏其門下客補官者公論至再遂寢遷起居舍人仍兼西掖遷起居郎方禋祀湛恩慶壽大賚書命填委公從容占筆訓辭爾雅得代言體一日造膝言

陛下臨御二十五年勵精為治而庶績未愜意者羣臣未能仰體焦勞媮以愒日隳靡益甚不親細務者併當務莫之急不按府吏者併良吏莫之舉以甲兵之問不至廟堂為美乎則不先無事之備以錢穀之數問之有司為當然則不計國用之虛以獻納論思為職者不過畀論以應故事以寅入午出為職者不過充員而書紙尾將何以使樞機皆周密上下無苟且盡有以振厲而一新之上竦然曰卿老成鯁亮公既没上愍之賻金帛

有加享年五十有六曾祖常祿祖思皆不仕父槩以太
學上舍賜進士第三為太守再為部使者所臨有稱終
官中奉大夫累贈至通奉大夫初室夏氏先公三十年
卒繼室其娣也皆封恭人子男二人垣塄女四人長適
倪韶早卒次適通直郎知岳州華容縣事万俟侃次許
嫁陳汶次幼孫男一人鈜女二人公介而和通而能立
與人交粹然可即及臨事有不可萬夫莫奪其在州縣
見謂明習及立朝乃以讜直聞家故貧性清苦每分俸

以賙其族兄弟之子教其幼而孤者嫁其女之貧者𤇆既返柩於衢以來年十一月庚申葬公同山明果之原公之弟烜狀其行來謁銘萬里與公同年且同舍又同志其又奚辭銘曰

士呻其策人禹家稷言佩之燧言摘其埴仕邑及州輻輳其猷寘彼京周何毅不柔顯允吳公學正兩崇中外兩庸風行川通金玉天聰山龍帝躬推轂九重華勛之隆既螭我筆盍棟我室有奄與畢有盡無詰

林運使墓誌銘

公諱孝澤字世傳莆田人也曾祖貭故贈朝奉郎祖傳故不仕父遻故任承議郎致仕贈右中大夫公少好詞章卓然自立一時流輩罔不推表大觀四年升貢入太學宣和六年登進士第建炎初調建陽縣尉再調南劒州順昌縣尉會有告某賊欲犯城邑公不謀同寮不檄旁援獨計以為可先未發禽也提兵宵征黎明至其所賊方椎牛釃酒聚神祠中乃突擀之無一人免者未幾

丁太夫人憂當論功而郡僚有沮格者通判吳建曰使賊而張州且不保况邑乎是不可不賞乃以聞服除授左承事郎監建陽縣麻沙鎮税秩滿調泉州晉江縣丞太守嚚其詳讞訟有積歲不決者一以屬公靡不立斷人情服焉公所至廉於身力於職必欲以其韞及物至于以私秋毫不可上官敬憚之通判興國軍秩滿謁祠官之禄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知南康軍公為郡嚴而不苛吏不敢欺提舉廣南路市舶有胡婦蒲持環産以獻

為子求官得之公持之不下而言諸朝曰互市與夷接也舶之所入法歸有司以俟公上之須未有私獻無益之物者倅源一啟遠人何覬事遂寢朝論韙之即拜轉運判官先是官吏以嶺南為非法令所能遠馭類黷貨有縣令挾大官要人囊橐之墨且横公得其受賕狀即舉奏之一路震讋曰是何可犯解印綬去者十數人知潭州公年彌高矣聽决益精明北邊有警斂兵於潭以戍焉前守匱於賦故事戍者既行居者增餮錢而州不

時給其徒挾立庭下不去有猘色公不為動徐曰若輩欲反必先殺我餐錢極無幾爾獨不可强取叱令還營取一二尤者寘之法而令月庚之重服其暇歲大疫為糜鬻樂里䀹路界死不能掩埋者官為棺斂部使者上最進提㸃廣南東路刑獄公力辭不就天子髙之改除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訓詞曰循良之吏吾所重止足之人吾所敬重秘之直吾所惜朝廷方行綜核之政切齒汙吏有言於丞相者曰林公雖老持節

鄉部肅清一路獨不可耶丞相然之白上除公本路轉運副使命下八郡聳然曰此真監司也公即以鄉里引嫌有旨趣公入奏公謂所知曰廣南之命既得辭矣顧拜今命辭遠樂近非人臣義章再上朝廷知不可強致復俾祠禄是歲乾道六年也公則蕭然自放因舊葺廬疏渠引泉以花竹日哦其間故人過逢瀹茗奕碁杯酒淋浪其樂殆非塵中有也明年正月十八日疾終得年八十有三後九日葬南郭五雲寺之東北公性瀞然無

外嗜與人交一見傾底裏至遇事凜不可犯南康臨漳歳倚山澤之入以佐公帑公盡捐以俾民遇過使客燕饗儉而敬賓亦憮然滿意公自律清苦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公至閣内者公曰此官燭也亟命持去林氏自唐貞元族裔閩閤公始葺之敷文閣直學士王公十朋詩而碑焉公娶阮氏封安人先卒男二人榕左廸功郎新台州州學教授枅左奉議郎秘書省秘書郎出知信州女二人適文學方庭貢方因誠孫十人文之爲信州

貴溪縣尉居之千之並將仕郎餘尚幼枏立朝歸然弗

徼弗隨予晚與枏同朝而厚予得外補枏追送予曰先

君子蹇而未碣非澥實有待予其人哉予謝不能既歸

廬陵枏又遣一介走二千里來請銘曰

士稚而節石潄雪齧既耉而誇毀珠貟塗我芻我騶我

亨我衢我日我晡疇紓其驅林公烺烺閩粵之望天子

是奬南東其蕩公闕以辭孰完不隳孰溢不欿胡耋而

歸莆城之南寺屋之北言藝其栢以妥公宅清風肅而

米之玉之式訛彼貪尚或忸之

提刑徽猷檢正王公墓誌銘

公諱回字亞夫世居九江五季有仕於閩者因家焉徙温之瑞安曾祖岳祖霈皆不仕父佃贈中奉大夫妣黄氏贈令人配丁氏封宜人公初入太學名聲彰徹登紹興甲戌第歴婺州永康縣尉吉州左司理叅軍知建寧府建安安豐軍安豐二縣監行在左藏西庫幹辦諸司粮料院出守濠州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改江西轉運

判官移福建轉運判官召還為尚書户部郎官將作監大理少卿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除直徽猷閣浙西提刑主管建寧武夷山冲佑觀改知湖州除江東提刑以疾請老再得祠禄積官至朝議大夫享年七十有二卒於正寢實紹興三年十二月二十有九日也公在建寧以廉明稱太守汪尚書聖錫尤器之每事委公邑人稱平又為之修學校教生徒老則教以慈少則教以悌有感慨流涕者盧陵地接湖廣盜賊出没猺犴充斥

公行以勤恕囹空四五每曰公生明信矣時太守尚書
王公佐風采峻邁寮吏震聳乃獨知公事必詢焉且曰
主决曾學到古人才非近用某不及也卒以此語薦於
朝諸公亦交章改京秩得建安未赴丁中奉憂除喪得
安豐地當邊徼撫字之外無日不討訓練其髙年及秀
民博諏形勢熟講守禦於是周知兩淮要害使者上其
治行丁母憂除喪得左帑畢力舉職且曰韓魏公不畀
此官吾敢不勉遷粮料院凡百官之奉擬焉在京百司

官為賦錢斂民為傔謂之顧募乃有借兵人於外郡而
以錢他用者公請革其獘知濠州辭行壽皇曰守邊之
道無出威信公再拜而退至郡廪帑赤立歲復大祲旁
郡皆然無所告糴淮北有粟而非我疆故事守令莫敢
便宜公禱於天願以身徇廼召里長貸以公錢踰淮私
販旬月之間得斛數萬民食之羸被及旁郡來歲大穰
慨然曰文事武備闕一不可於是增修州學有民兵統
轄徐鄰倚官毒民公首流之老姦驚駡亡命越境莫可禁

止公取其尤二十餘人月有廩給使各固封守戒之曰一失其人於汝乎得材官且干役以行陣初不知戰公簡軍實肅蒐苗學勞來數月間一變精銳威讋遐邇盜寇屏跡有二山曰横凋曰韭山在百里所公躍馬按行知其緩急民可保焉圖之以獻及為江西常平使者勤恤民隱發擿吏姦風稜凜凜咸稱神明時贑吉南安建昌郡告旱公速賑貸請命除租荒政大修民無流殍江西稱鄉而常平義倉郡邑乾没多去其籍公稽之情得小

郡之負亦以萬數然上令庚二年之粟改就將漕時適歲豐公念前日之旱廼請於朝願以官所藏緡錢三千萬分命諸郡糴焉明年江西果大旱賴之以濟江之德安兩稅告重表之分宜病於月輸皆請損之閩之臨汀抑配鬻鹽民久不堪公諏其情請正經界召為尚書郎付以其事文告所暨汀民踴躍會復召為大匠遷廷尉宰掾兩省事叢擬議精敏剖決忠實執政稱嘆如復勑令之司以防舞文罷詔獄以存大體皆壽皇從公請也

見今天子首陳圖中興嚴敵備請核名實通言路而法
聖政之說為尤切其說曰壽皇之淳熈致治之中曰修
身以學約已以儉莅政以勤用人以公誠心以格天虛
中以聽言寛以接下仁以愛民此其要也願陛下取兩
朝聖政而觀之使大臣時陳於前經筵日誦於側即其
切於時者力行之公在省中歳餘求去甚力乃使浙西
力求祠官從之數月起知湖州湖士大夫淵林也公以
耆德鎮之上下悦服又訪郡之大利修湖瀴增城堞建

利濟院有盜夜殺牛牛逸訴爲程尉尉不省復訴歸安尉尉視之傷然牛怒觸人無敢近者尉聞於州公遣卒傳呼示以判事牛即俯聽盜竟得云聞者異之或歌之曰謂牛不能言何以愬其寃謂牛能觸何以俯而伏信及豚魚嚋不曰迂茲牛且聽令寧不顯公政中奉家故貧無田有屋三楹中奉謀於公曰吾兄弟四而屋楹三將焉寘一弟吾欲遜焉公即承命僦居郭外奉親養焉邑人義之公既仕乃有田百畝及知濠州盡以其入分

族親亦以承先志云公器識宏深襟度寛博議論設施加人數等料事如神物無遁情然接物裕和亦不可犯臨事莊毅乃復可親嘗曰吾有三不欺一曰君二曰人三曰己自少慷慨有大志艱勤窮空澹無愠色人有善必稱過必掩怨必懲才必拔奉己過儉以先一家食不重肉衣不綺麗雖御童僕未嘗疾語一門之内穆如春風初居峴山晚卜築北湖自號峴湖居士在湖州朝廷方欲用之而求去益切既憲江東歸至峴湖摩挲鄉曲

問訊親舊喜不自勝居亡何移疾乞掛其冠云子男四
人自强文林郎監行在省倉上界門自適將仕郎自修
以公遺澤補官自治尚幼女五人適承直郎前安豐軍
安豐縣主簿吳琰進士項澗松何致慮廸功郎前南安
軍星子縣主簿周寓孫男五人泰之昺之益之履之復
之女三人公有峴湖堂不啻足齋子嘗為賦之名士如
尚書程公泰之禮部陸公務觀倉部周公必大賦之者
尚多初丁宜人先卒公親竅二竁於峴山佛屋後而虛

其一諸孤將以十月二十八日奉公合葬焉前期公長子自强以公之行實來請銘予與公為同年且同朝晚且親乃哭而銘之曰

我入修門公至自温我出建鄴公藩苕霅當其同朝胥從逍遥逮其補外胥懋夙退我歸幾時聞公葬期沱若其淺滴為誄辭有煒廟器琮璧瑚簋不祼后帝而擯諸瘞其既九京疇不復之其末九京疇克揚之

知漳州監丞吳公墓誌銘

公諱松年字公叔永嘉人曾祖諱比故不仕祖諱充故
贈右光祿大夫父諱表臣故任敷文閣直學士右太中
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累贈少保母鮑氏秦國夫
人伍氏宜氏公伍出也以蔭補官初主平江之崑山簿
監南嶽廟田國子監書庫官朝廷刪定官書成改秩攝登
聞鼓院將遷擢而少師以壽皇府翊善議出閣事罷去
公亦請外歷徽台二州簽書判官廳公事其在徽州悉
力吏治無文士脫畧𧟌䇲細碎之意太守多病予告以

公明敏委以郡事吏牘填委或累月不省者公一日決之如流守倚以集秩滿歸至中途聞少師病篤捐妻子犯波濤舟中人無色公不為動翼日至家少師一見乃瞑台州秩滿得湖州轉運司幹辦公事部使者知公能文牋奏悉以倩公每一篇出大者百千小者數語詞意絶人給事莫公濟嘗嘆曰公叔下筆無一點塵氣何必減江彦章孫仲益時金人入寇湖南餉師粟斛四十萬當遣吏護送懼公獨請行舳艫銜尾先至師次粮道以

濟丞相魏國張公居長沙望重四海名士輳集獨偉視公每見必促席語移日且勉之曰君不必苦心屬文當為有用之學且與其子敬夫游公自是盡棄其學而學焉魏公再相薦公於朝及其宣撫江淮拾公議軍政公以國事方急不告妻子而行通判明州太守滎陽趙公伯圭母秀王夫人疾革委攝郡事公宿於郡舍盡辟戮力事獘而辦時有死囚數十公察其有冤色即呼而前温色辭次問之皆號泣曰我海漁也吏執以來日夜笞

掠使誣服為盜公密遣吏驗問海濵枯漁之肆果然一日釋二十七人郡中驚服先是詔郎官以上舉所知尚書薛公良朋中書舍人洪公邁給事胡公沂直院莫公濟少卿胡公襄皆以公名聞秩滿造朝丞相陳公俊卿一見奇之除將作監丞會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改江西安撫司叅議官江西飢米斗數百錢公捐俸以活飢者除知南劍州賜對便殿壽皇勞曰吾舊學之子也因訪以天下平公敷奏詳明所陳四事如得天意固民心

錄名將子孫革武舉試文上甚喜至延平首條上民事一曰差注巡檢須武舉中選或任于曉民事者二曰理訟先逮詞首三曰商旅不得操兵事皆施行有民誣其主人以殺其子者獄久不決公驗問不三日得實又明日獲其子於建寧蓋民匿之云人以為神暇日則名掾吏與之論文入學校與諸生講經義時薦舉久敝有挾諸公貴人書至者公一不省廷語於衆曰薦舉之意舉賢才及治行而已挾貴而問豈薦舉本意哉先是郡之

材官多以請託隸尺籍公一不聽一日入蒐庭大閱許其子弟畢集試其藝能簡其驍勇涅以為兵識有吉集諸郡材官詣行在所按試士氣奮甚挽强穿札為閩郡最第賞減㑹課三年其治郡大氐慕先邑及去延平之民遮道涕泣為之立祠既入朝執政議以公為尚書郎上曰吳某治郡有聲朕與再畀以名郡遂得潭州未之官而卒實淳熙七年二月丁酉也得年六十有二終官朝散大夫初少師官通判夢一浮屠頎然而瘠謂已曰

帝詔予為而子視其謁云杭州祥符寺及𨽻官道杭公生焉幼穎悟甫六七歲日誦數千言年二十三侍少師居婺州晝夜讀書甚至嘔血少師以文名一世公盡得其學弟三人皆師友公得同薦書而公獨下第及試宏詞科隱秩秘文過目不忘同學如丞相洪公适給事莫公濟皆推其業之精公風神高邁談閒傾坐超然如魏晉間人物好古樂道經明行修不競於進愨而濟介而通寡欲而有守平居簡出終日簡編筆研間遇會心處即

書於牖户為文深厚古雅有前輩風有詩文二十卷曰
江湖集尤友愛于兄弟從兄御史臺主簿某病革託以
死生弟宗學教授某在閩中屬疾公聞之疾走至其官
下未幾公護喪以歸力貧以葬㑹二室之孤不異己子
所至得俸不以入門不買田宅分以周族親同寮之急
與游皆名輩如王公十朋鄭公伯熊林公光朝吕公祖
謙尤厚云初室周氏封宜人永嘉先生行己弟之子也
能通孝經論語孟子諸書與公德對云前五年卒繼室

潘氏亦封宜人後十二年卒子男四人瓌文林郎前饒州軍事推官璪承直郎前監建康府提領所南酒庫玦文林郎前安豐軍安豐縣主簿幼為人後公卒歸其宗以公廕琯尚幼女六人希韞適文林郎瑞州軍事推官周若鑑希孟適廸功郎前潮州司法叅軍薛澤李蘭適進士周及次未嫁次適修職郎永州零陵縣主簿楊長孺次適進士鄒畢孫男三人洵澥深女四人諸孤以八年九月乙亥葬公於吹臺鄉回山法濟院之陽遷周氏

宜人祔焉至紹熙壬子二月壬寅復以潘氏宜人祔其左方予與公初定交長沙中同官豫章公之子璪晚復與予同官高安大兒長孺因得壻公之門交莫厚焉親莫至焉公既葬之十二年癸丑四月璪以書來曰先人未有銘詩微先生其誰宜為則追銘之曰

公叔風神白而長身如光風霽月之無塵公叔詩文老而日新如日光玉潔而不陳公叔搢紳意行無津如我馬既同而雙其趾我車既攻而方其輪嗟嗟公叔一炊

忝之詘而萬斯年之伸公叔一去於今幾春意其上虛空跨綠駬下大荒而騎麒麟也耶

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江東運判徐公墓誌銘

淳熙有賢御史建寧徐公子聞之舊矣而願見莫之遂立朝莫之同也歲在庚子予為常平使者於嶺表之東公為刑獄使者於其西是秋澤宮當貢士公之子逸試於東漕之有司首遺予書其詞甚度其意甚暱也且呼予為同年之兄予答書亦以是呼公退而閱同年小録

求公姓名而不見至慶元己未七月十一日偶閱本朝
登科記得公姓名甚喜熟視乃紹熙辛未榜也蓋前予
一榜云不知公何以云爾也豈其知愛之深而誤墨及
之耶後七月其子達遺予書敘先契且以朝奉大夫宗
正少卿郭公德麟所狀言行來謁銘予嘆曰豈偶然哉
予其可辭公諱朗字元敏胄自太末五季亂徙建之浦
城臨江曾祖諱伯祖諱安常父諱彭年以公贈朝散大
夫母楊所生母張皆贈太恭人大夫公早弃場屋為詩

千百自號散翁事見吏部朱公松韋齋集中曰彥猷者其季也三子公其仲也年二十九策進士授左廸功郎主紹興府會稽縣簿帥曹泳權臣姻家也諉公督租公首捕府之胥長逋租者二人杖之荷校以徇帥噎默不敢問陞左從事郎移建康府上元縣丞帥貴倨甚府縣官日趨走庭下公始進見如例三日禮畢獨趨賓次帥知其不屈乃皆免之公有十論極陳時政利病未嘗畏於人漕使左司郎中徐公度不知於何見之稱嘆以為

通達國體一再薦於朝後帥韓公仲通每疑事必諏於公公言無不盡頗忤意而卒薦公改左宣教郎知處州龍泉縣宗室子有寓居浮屠者鬻子錢漁厚息市民物不售直一日有鬻薪炭者數人皆碎首來訴公即分遣吏卒逮捕卒置諸法有達官私橋立柵木而請官役民者公不可諷之州守錢竿竿反庇公譏者悉焉歲飢公將發長平之廩以賑民丞難之公曰倘有罰吾任其咎丁母憂除喪中書除監行在榷貨務一日孝宗皇帝召

見時宰席久虛公首論宰相難其人者由職事官不精擇也今日之宰相前日之侍從給舍臺諫也今日之侍從給舍臺諫前日之職事官也陛下於用人之際常苦乏材而不知職事官乃宰相所由入之門不可不擇也上曰甚善又論凡薦舉當以廉為本而才藝為次古之薦舉其已行之事不但闕其未為之過謂宜增其所舉之辭曰某人有某能嘗在某官為某事以知其廉庶不敢欺上首肯之且勞公曰知卿靖退不事請謁是日除

監察御史乃叅知政事李公彦穎薦也公初不知明年李公出帥東浙以書抵公曰剛方挺特良副所期蓋李公知公久矣屬有詔令朝臣言事公極論時獘數千言其要有八曰正朝綱杜私謁節吏員之入流審進言之聽納立根本以自治嚴守禦以防邊盡地力以救荒禁奢侈以正俗章下時宰不悅公姿貌嚴冷未嘗以辭色假人中外嚴憚蜀人號為鐵面御史公受詔監狀試有國子生江元者陳牒願與太學生同試朝元殿中侍御

史宰掾溥之猶子也溥以文書諷有司公不荅又為時宰所不悅遂除濟南西路提點刑獄至部詔兼攝漕事時容盜李接竊發前漕臣韓磊請留餉鄂州大軍錢五萬緡及丐鹽事司錢二千萬緡以給求盜之費朝廷從之公辭焉請自給主帥盜平以給餉不匱增一秩詔詞曰不仰給于朝廷不支移於臨路接既就擒師臣奏功而將士匈匈公因極論有未嘗親矢石去賊百餘里而得官者其脊曰將璘陳亡陳永輔其卒長曰劉正至於

將臣王圭張麟既克復鬱林又解化州之圍而賞反太薄化州守臣何偉以數百市人弱卒抗數千萬張大之盜保全一城有以見其才不顧家室守節不貳有以見其忠上官寘捜其罪而秋毫無實有以見其廉令不蒙賞而反削籍孰不寃之不報貶公兩秩吏部尚書鄭公丙訟公寃上遂除公湖北路提點刑獄而何偉亦復官之郡又改公成都利州路復官兩秩又改成都府路轉運判官窒罅漏節浮費以紓遠民之力州縣兩税往往

加斂及粟帛芻秣之估皆量公嚴為禁止蜀之大家多
漏占名數以逭征徭至有一户析為四五十者中産下
農實受其弊公與之為期許其自占得實者二萬餘細
民頓蘇黎洲邊事有興其實費無藝公前後廣輸緡錢
凡二十三萬云改知遂寧府除直徽猷閣公所至政必
先學校去西路日盡捐公錢七千餘緡市田一百六十
畝以廪成都之府學彭州郡文學劉大臨來告曰生員
滋衆而食不足將散矣公曰此吾職也於是捐其州榷

酤之錢四百萬及官所沒入民田數百畝以給之公凡
再奉詔監護蜀之類省試其場屋之弊至預泄試題及
是夜半鋟板已定公盡易之宿弊頓革所得皆儒先公
嘗按縣令揚世芳又却前淮東總領于文子震之私謁
兩家怨之至移謗書於本路憲趙善譽按公聚斂至十
餘萬緡不俟朝命而徑以此錢為民代輸夏租欲以是
媢於民而揜其貪暴之迹上省其章顧謂宰臣王淮曰
徐某能以十萬緡為民代輸貪暴者能之乎改知泉州

歸至上饒改江東路轉運判官受命一日而没淳熙十五年三月十有三日也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朝議大夫爵至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公在金陵時帥韓公委公受芻秣之輸故事束芻私其一錢公獨不受公卒韓一日稱公之廉而及之客有對曰一錢亦何足受韓公曰不然積而計之歲得千緡誰其不受公在廣右嘗論奏以為監司郡守應用之錢曰公使者自有名錢今乃於上供留州之錢肆其轉移無有限制漕計郡計

安得不乏而取之乎謂宜第州郡為三等師守監司凡五等公使之錢月給幾何迎送幾何帟幕帷帳幾何過是者以簠簋不飭坐之赴利路憲至郢始值候吏以官錢蜀券數千緡來曰道里費之外皆應歸中府公不啟封到部盡還諸郡公自為監守郡守帟幕未嘗更造至興元未久而去悉還於官不留一物所至騶從宴集饋餉悉從簡儉其行部非故事秋毫無所愛公性寡耦然所交皆是名流如陳公之茂莫公濟趙公彥瑞翁公蒙

之沈公度蕭公之敏丞相周公必大葛公邲最厚晚乃受知於鄭公丙李公椿陳公居仁在蜀所敬畏者范公仲圭胡公晉臣公篤於宗親周䘏中表自廣右還葬死者之無歸營孤女之未嫁性嗜學隆冬沍寒焚膏申旦尤邃於經熟於左氏春秋西漢書酷好資治通鑑所居不庇風雨日哦其間人不見其喜愠自蜀還蜀貨無一物惟載書百餘篋有詩文奏議經解八十九卷目曰東野居士集藏於家公初娶陳氏繼全氏董氏皆贈封恭

人子二人達文林郎新監台州黄岩買納鹽監逌廸功郎前監常州𦂳納倉女二人長適鄉貢進士周端書次適進士楊楫孫男三人損之將仕郎吳山闕孫女二人俱幼以紹興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於忠信鄉新興里之夏材師姑原銘之曰

靡乎其為流奚涉弗通規乎其為運奚鶩弗進頎頎徐公單抗而逆風曰予其通方輪而九曲曰予其速惟金玉爾身爵然不壓以對於古人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六至一百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六

宋 楊萬里 撰

墓誌銘

蕭希韓母彭氏墓誌銘

予友蕭希韓久不見忽衰絰謁予請曰森不天幼無父今又無母痛至骨不知所報今以某年月日葬吾母於某鄉敢介外弟王城所譔次吾母行狀乞銘以藏諸幽

唯哉哀之予曰諾夫人彭氏廬陵鄉先生伯莊之女潛溪先生蕭叔展之孫媍進士彥續之妻也彥續諱唐卿其宗貴而文即所謂兩御史之家者也唯潛溪舉孝廉不就其友曰孔武仲文仲平仲潛溪少時文名與三孔相頡頏既隱武仲高之為序其文集有嘆慕不可及之語至希韓文學凡幾世矣而未有顯人夫其或者大其源以溥其流是在希韓乎惜也夫人能教子而不逮於有就也夫人以某年月日卒年若干銘曰

耿然夫人允而且仁迪子以文其疚其勤既曰疚只曷不壽只曷不諏只有昊幽只

曾時仲母王氏墓誌銘

予為童子時從先君宦學四方其去其歸先君必造為所謂曾表民者每過之必見賓客滿室盃酒淋漓呌呼大笑以為樂予是時雖幼聞將過表民則心獨喜葢表民之好賓客至能使童子喜之予既仕而歸里中問表民安否或曰嘻死矣問其家生產作事如初否或曰嘻

貧矣問其子孫才不才或曰其孫有行中者以文學名其里之人稱重之不惟文學也其母死其族謂之曰汝有父奠之饋養且汝年長矣盍如唐德宗所謂民俗有急或乘凶而受室焉行中大慟曰吾獨以吾父故不敢死吾又忍為此哉其為行也卓矣不唯文學也予曰表民有後矣今年行中來學於予叔父麻陽縣君之門予始識之叩其有過予所聞因間謂予曰吾母將葬敢以銘累矣予曰賢母宜銘夫人王氏吉之廬陵人表民次

子紹榮之妻也觀曾氏之貧則知夫人能傾貲以奉其舅之賓客觀紹榮之能教子則知夫人之有助觀行中之文則知夫人之賢至於撫紹榮原配朱氏之一女如己子館置親戚之不能自存者於其鄉而葬其死而無歸者皆夫人之懿也夫人年四十九卒於乾道二年五月六日後二年葬於儒行鄉福田之原蓋今年十月某日也生四子行可行己行義行中其次也行己文學亦為時輩所推女二人銘曰

閨壼淵懿婦道則盡於詩子弟有聞母德則煒於文夫人有子問路而起夫人死而不死

羅元通墓誌銘

元通姓羅氏諱上達廬陵人其先以五季之亂自豫章徙也曾祖軿祖仇皆不仕父紱字天文以儒學文行師表一州嘗貢上春官不第以仲子左奉議郎安仁縣知縣上行追秩右承事郎元通天文長子元通以詩學名家授徒數十百人自三舍㦸時有聲庠序如澹菴先生

胡侍讀者皆其與游也蓋一時同硯席者光顯矣而元通猶在場屋至紹興癸酉元通年五十有八始與子維藩同薦名又三年元通再薦名又三年其子維申維翰俱薦名又十年維藩維翰同登進士第吉語至而元通之死旬日矣元通事天文至孝天文貧而好客每客至置醴列豆客主必盡歡客既去天文視元通一寒不可忍蓋以衣為食也元通卒不自言天文嘗以非罪繫吏吏黷貨不厭將當以重劾元通遍走親友稱貸以

脫天文於冐擭中元通年逾二十未有子天文曰吾兒孝而無子無天則已建炎之亂里中盜有號李賊者執元通必欲殺摩其項將揮刃矣而其徒有念元通恩者免之未幾賊敗有縛李賊來獻者請甘心元通一笑而釋之元通性慷慨以義自任如廩給族凡之老貧者曰子正曰怳叔救焚築室以居其族者曰德凝收其故人子貧且失學而教育之者曰左龍卿葬其親戚之不能葬者曰李懷忠李晞祖之母羸粮以送致里人之孥者

曰劉生蓋不可勝紀也元通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其月日卒初配李氏士族平安國女也繼室李氏靖州通判章之妹也繼室之李名為羅氏之孝婦一子二女皆其所生女適彭皋次適丁南隱孫男四人澥瀜浩沂孫女二人元通卒之明年將以其月日葬於其所其子維藩以書抵予曰子於先人至親也非子莫之銘萬里乃銘之曰

學周於身孝周於親義周於人元通之仲才不於職謀

不於國有挾不白元通之抑不昌於己以昌其子元通之傷元通之喜

曾正民妻劉氏墓誌銘

夫人劉氏故太師楚國公諱沆之曾孫韓王諱普趙氏之甥祖諱琯知滑州累贈至金紫光禄大夫父諱伾將仕郎世為吉州永新人夫人九歲喪母伯父擻獻閣待制公倜以為己女及笄擇對謀於賓客州録事謝唐臣唐臣以故人零陵令之子今惠州文學曾君敏學對故

歸於曾氏夫人逮事零陵公執婦道唯謹其姑劉氏今年九十矣夫人每謂妯娌曰勝日不為樂以娛老人顧嗇於財乎故其姑特愛之文學公壯而老於文老而壯於學館士教子夫人主膳羞必躬必飭其門塡然未嘗無人其室落然未嘗有人秋毫無所恩於文學公文學公業專於學芳聲美績則夫人實使之外家死不克葬夫人葬之其兄仲修之子得開幼孤而無歸夫人教之塾而畢其娶乾道戊子男三省舉於禮部文學公亦以

五舉恩調集英奉大對夫人謂三省曰而父無遇非而薦名不偕而行而可不勉乎去年冬十月晦夫人病且亟恐傷其姑之意力疾起坐如平時凡十日而沒其姑驚慟曰吾婦無疾何逝之遽得年五十有一子男五人三省三恕三顧三協三達皆力學女五人長適簡璹次適李良佐餘未嫁孫男三人尚幼今年歲在辛卯二月丙午葬夫人於某縣某里龍域山之陰將葬其孤三省以簡璹所論次夫人行狀來請銘銘曰

懿厥夫人異姓王之甥大丞相之孫雍挾其門而淑於
嬪方昌厥家不昌厥身奈何乎夫人

鄒應可墓誌銘

應可鄒氏諱定應可其字也豫章新吳人曾祖康祖積
皆不仕父彥昇以應可贈宣教郎母盧氏封孺人應可
自幼刻意讀書年十七見府帥大丞相趙公其驚異之
紹興乙丑登科授左迪功郎臨江軍司戶參軍歲餘廣
東帥王鈇辟為屬一歲宅宣教郎府君憂服除授河南

安撫司屬官時溪蠻楊再興寇武岡全永邵數州朝廷命統制李通討之渭帥檄應可餽師數月再興就擒惟盆溪牛皮黃李三砦恃險不下朝廷命部使者選精幹為蠻俗所信者招徠之咸以應可應同列危之應可以單騎直抵窟穴羣蠻以兵迎之應可宣諭朝廷威德蠻酋悅以大盃斟酒為應可壽應可飲之不疑一舉而盡羣蠻感其誠懽呼拜庭下曰吾屬無慮矣於是相率就降者一千三百人溪洞悉平應可不言功賞亦不及秩

潘授永州軍事判官全州兵刦太守為變者郡兵皆撼心動目永州卒亦相挻之太守召應可計事應可即招其勇而有謀者諭以禍福以離其黨擒其渠魁白郡斬之餘悉不問衆遂肅然零陵之民至今德之同薦者十有六人改左通直郎知潭之湘鄉縣一日有寇數百人驟至官吏及豪民四走闔邑震恐有白應可以家逃者應可叱之曰百姓視吾為動静吾動則一邑騷然矣衆知應可不去乃少安應可於是身率兵郊禦之相持兩

晝夜匿不能入而去尉捕良民樵牧者數輩送縣欲煅煉為盜以希賞應可問因非是盡釋之尉大怒訴之州州移書責應可應可即趣裝曰吾以一身易十人之命不亦可乎既而獲真盜尉大慚未幾以疾丐祠去官疾愈以奉議郎知隨州隨縣疾復劇以乾道庚寅六月七日終於家享年五十有九應可娶張氏追封孺人再娶胡氏封孺人子三人宗愈宗旦宗甫皆業進士女三人長適成忠郎監南岳廟趙善欣次未嫁應可為人孝友

質直表夸裏方色辭晏溫可狎而覩義所不可堅執不倚衆不敢為奮以直前學深文古其詩特奇其字法自徐師川上泝魯直以趨少陵戸牖餘不數也有詩集若干卷予與應可皆江西人且嘗同僚於永州懽甚其子宗愈以岳州通判陳友直所狀應可之行來請曰先人與子最故納石土中又奚辭則銘之曰

應可之詩其誰莫珍應可之才其卒莫陳莫珍匪人莫陳匪天能使不陳胡能使不傳

林夫人朱氏墓誌銘

夫人朱氏溫州瑞安人也處士諱俊之女林君文質之夫人長溪主簿頤叔之母也夫人事父母以孝聞及歸林氏為冢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逮事祖姑陳夫人陳春秋高齒落盡舅嬰末疾母子飲食異嗜夫人治庖食上之二老各為之飽調羹重陳夫人忘勞姑馮夫人性勤以嚴日以昧爽視家政夫人盥櫛已輯事以待姑來有得無詰馮既老有幼女最愛念託之夫人與同卧興補

綴必躬既長及笄飭厲勤劬德言容功不特以今佳古
是若辦裝歸於陳氏遂為賢婦每懷夫人必曰人有一
母吾有二母處士既沒貧不克葬夫人言涕俱出謂林
君曰吾父母未葬尚以生為竟傾貲以堋焉夫人初得
二子輒失之懼舅姑之傷乃養張氏子曰義叔後十年
夢道三男於田玉雪娟好累累若挽衣不釋者欣然挈
攜以歸已而生順叔潚叔貴叔云順叔以護作戈船功
授承信郎轉承務郎先夫人而卒順叔舉進士中第潚

叔貢叔皆殖學女一人嫁夫人弟之子伯山孫十人七男三女皆幼夫人年六十三乾道六年三月甲子卒後一年三月某日葬於邑之峴山貢叔以同郡陳闢良之書來請銘於廬陵楊某銘曰

親慈靡靡何敬弗弛曰予孝子忍瞑託孤何誼弗渝曰予丈夫宜弛而懋宜渝而否乃有此媜子兮方騫母兮下泉彼蒼者天

劉處謙墓誌銘

乾道八年十有一月五日里之儈實來得余友劉彦純書謁予請碣劉處士之窆處士之行彦純所狀處士與予好方懷其賢遽攬其訃悒若以悲不於予徵予猶碑之况彦純言耶處士諱大有其先曰瑕守安域卒母魏夫人學偲壇於浮山遂為吉之安福人曽祖其祖臣忠父仲陸皆不仕處士於書無簡不狙魯經漢緯齊至虞初通貫鈎索既飫既飽學林幽幽我則宅之人度以筵我度以腹吐為厥章博麗剞劂韡而敷萦有蔚有煌三

詣太常輒觸報聞將迎入帝閤祇奉大對展布其緼不幸死矣蓋七年二月十一日也年六十一配郭氏男曰夔績文是似一女未嫁孫男二人挺振孫女一人皆幼處謙孝友天性少而喪其母歐陽夫人事繼母蕭夫人宗族後生不知蕭之為繼者也伯兄亮季兄偉先卒處謙實葬之亮之子曰宏曰守弱不樹立處謙實扶之偉之子曰衡曰大猷處謙實多遜土田以畀之大猷受業有聞遂偕計吏仲兄樞有女擇對處謙以妻吉水名儒

桃源縣丞李次魚直卿處譙有文五百篇曰遯齋野録將葬夔以筵篿卦之塋得黄石岡壁曰得八月庚申銘曰

有頎其容有介其躬存涵其中為澤為淵不雨不川其人其天

羅元忠墓誌銘

昔予自朝列丐外得請祠出關觸熱至舍則移親故曰亟欲相見待秋其可然予心耿耿念元忠至親誰能待

秋偶入州府元忠在焉一見握手相勞苦各自相慶非所圖也猝猝而别元忠歸頃之以病告又頃之以訃告實淳熙元年十月七日也嗟予痛哉使予與元忠各不入州府幾失此一見庸知此見乃死别也耶元忠姓羅氏諱尚義元忠其字也廬陵人曾祖輧祖仇父紱字天文元忠天文之季子也羅氏上世皆穡於業變而儒自天文始天文以卜子夏詩學為崇寧大觀學舍師表以仲子左奉議郎饒州安仁知縣上行追秩右承事郎元

忠自束髮與伯兄元通仲兄元亨從天文入郡庠父子兄弟聲光有熖既而父兄三人俱薦名書元亨擢第元忠老矣無遇於是棄捐舉子筆硯還山治生如計然白圭之為者濫觴一簪其究千金與武岡太守羅欽若常德通判郭仲質族子廣西轉運主管巨濟為丘壑交一觴一詠容與事外一時想見其風流而元忠特為談者魁滑稽玩世舉胸中百家書畢以資滑稽聞者絶倒而元忠凝然也每恨曰使吾與蘇東坡劉貢父並世未知

誰執談圃牛耳其視怙勢死權若膚寸雲物獨於教子不遺餘力歲以家入之半聘召名士為子弟師才望與孚皆以文有雋聲既薦名元忠差慰意曰士有挾當為時施我山林人也勿履我轍然後士大夫始知元忠非滑稽者得年六十有八配李氏有淑閫子四人才愈才望俱先元忠卒葬元忠者孚與來也一女嫁文士劉一德孫男十人後一年某月日葬元忠於某郡某山之陽其妹壻楊某哭而銘之曰

趯然元忠眇視太空稊視鼎鍾卷舒河江子古其灣知彼東方玉巵金匜厥包塗泥其將疇知有渟弗流靡莬弗秋厥胄之庥

羅彦節墓誌銘

予既退居杜門避喧鄰曲有覔歲莫予覿者一日予故人羅如圭羅惟一羅孝廉羅子潜相與闖然剥啄予方及新雨蔬蔬亟攝野服迎之坐未定四子起拜且請曰如圭輩將有求於先生先生固不可以勢利求所求者

非勢利也如圭輩有族子曰彦節者不仕又不年令不幸死不死也惟先生實憐哀之予曰諾彦節羅其姓如松其名彦節其字也世為吉州廬陵人曽祖安祖稷父緯皆不仕彦節未冠而喪其父其弟妹尚襁褓彦節卒勤當門戶仰奉母夫人彭氏俯畢弟妹婚嫁初彦節之父經國兄弟五人皆早世曰廷璋敏仲和叔皆無子曰仁仲有子三人經國有子五人祖母嘗有命以三孫繼絶分田惟均既而有難之者彦節曰使其父叔不祀而

各以田自畀於心安乎衆方後定彥節有妹嫁里之人彭忠卿忠卿儻蕩抵憲網彥節傾橐脫之未幾忠卿卒彥節葬之娶妹來歸未幾亦卒彥節又葬之撫其孤甥如已子焉彥節每獨處一室書不去手顧以自少得疾亦不苦心讀文疾革如圭輩問之謂曰頗憶鄉者聞見録否彥節笑曰得非謂尹師魯事耶聞道夕死聞見録云乎哉卒年四十二族叔父价卿聞而哭之曰此里中之瑞也今已矣夫彥節娶彭氏生二子曰麃曰度四女

未嫁以其年月日葬於其所彥節之弟曰如柏者喪彥節服衰麻以報云銘曰

鞸而孤只冠而痛只強而殂只天莫呼只人其吁只躬則都只

通直劉君裴夫人墓誌銘

夫人裴氏世居開封府祥符縣故武功大夫提點河東刑獄諱珪之女右通直郎劉君諱滁之繼室宣教郎贛州州學教授靖之宣教郎太常寺主簿清之之母也夫

人天性孝友父母兄弟没已久矣時思歳悲至老不衰
通直君自元配趙氏夫人没家道不振夫人始佐通直
君烝甞冠婚載藏載穋初劉氏自江西從京師建炎南
渡流離貧困夫人之歸也通直君仕未久其後廪給𡨋
羸二子繼仕而通直羣從兄弟來者日益衆夫人篤於
骨肉之義待之有盡禮無盡費曰喪亂而骨肉之散者
聚此吾所樂也豐約遑恤哉夫人當暑燕私必修謹里
婦至者坐下坐弗與均禮士之升堂拜夫人者退皆曰

此母誠可拜也夫人精書記而不屑信陰陽而不牽敬鬼神而不諂凡有血氣者未嘗及之也一月之中蔬食者三之一謹於衛生服食必戒終其身髮黑而目明得疾既革精爽不亂盥櫛不廢將謝醫藥戒家人勿哭偶若假寐奄然已逝享年八十男女五人皆趙出也長女嫁進士晁子綺次嫁迪功郎監鄂州在城酒務黄明友次嫁保義郎監撫州金谿縣酒税張謨孫男若干人夫人慈其子甚雖親近者莫知其非已出也夫人之没以

淳熙三年六月三日以八月某甲子祔於吉州某縣某鄉某山通直君之塋靖之以書及文士丁立志張謙所述夫人之行實來請銘銘曰

維宋四葉多異人江西之劉勃以興公是公非兩先生金春玉應以道鳴歐陽臨川皆其朋四海仰目避文星大家繼繼有典刑夫人淑閑儀厥庭芝蘭雨露方春榮讒草霜露一夕零有歸者阡柏青青有萬其古安無傾

李母曾氏墓誌銘

吾友李春之母曾氏吉之廬陵人居西郭世以農圃自業未翫而父母繼殁鞠於外家羅氏母既孤苦痛自砥礪女訓婦功靡不習知長適李君諱富君亦市隱以仁厚自將犯者弗校終身不入公門州閭稱其長者母性簡澹以不逮事父母舅姑自痛歲時祀事既蠲既嘉必躬必誠紹興己酉盜起有婦人至自言從夫宦遊兵間相失母惻然憐而館之居無幾其夫亦至母資遣之乙卯大旱母為飯以鬻於里市之饑者貸於母家母折

券不取償焉鄉鄰有流徙者棄其赤子母皆收養之俟其返而歸之母初未有子養里中孤兒如已出既冠娶矣一日不告而去人皆切齒無狀子母獨喟然曰彼亦人耳當不我負彼既負我強留何為以禮歸其孥而憐之不衰年雖高視明聽聰筋力益強髮微斑白而齒脫復生聞者異之母見其子春幼而穎異令從師問學方居貧寒不可忍聞其無錢市書以衣易之或笑其迂曰富而後教是使我兒老而後學歟春既有文名輩流推

表後學朋從然屢躓於有司每以未副母望爲慼母曰汝學而未就是吾憂也學就而身未亨豈吾憂哉母不知書而喜默誦釋氏語旣感疾六日而逝蓋淳熙六年二月壬申也享年七十有八子男二人長曰廷俊次即春也女一人適曾堅孫八人男曰球琳璹琯女四人皆幼後一年其孤以某月日葬母於其山銘曰

茅補子惠橘柚而枳毋必者類或壤而芝亦渠元泥侯不可奇才於其門不於其人何傑弗渝彼季之子玆自

畢節尚其母之懿

羅仲謀墓誌銘

仲謀羅氏諱全畧其先避五季亂自豫章徙也曾祖仇祖紱字天文宣和間以毛萇詩學為諸儒宗師常薦名兩學之士稱重之以子贈右承事郎父上行字元亨登建炎進士第有廉名終官右奉議郎饒州安仁知縣仲謀三舉於禮部擢第授永州司戶叅軍湖南歲大祲部使者檄仲謀廪潭衡兩州饑民故事有司坐傳舍廪人

發陳粟廩吏具文書上官取閱之欣然以為活千萬人不悟其皆子虛烏有者流也仲謀捧檄即騎一馬入墟落大山長谷家至戶給民蒙實惠部使者以聞行賞減磨勘三年又永州旱檄仲謀廵按之仲謀白減其租過半掾曹有沮之者曰欲盡捐邦賦乎仲謀曰得邦賦失邦本其患孰亟太守從之郡民皆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戶曹也永之邑曰東安久無縣令邑事荒廢吏乘為姦郡俾仲謀攝之至之日教條一新簡而節寛而信訟

不苛而理租不迫而輸不期月東安大治先是元亨嘗為是邑有惠政後二十年而仲謀至父老猶識之曰是非吾父羅明府郎君乎有嘆且泣者攝邑凡八月去之日有未給俸錢四十萬以邑之匱也置之而去秩滿以薦者授從政郎湖南轉運司主管帳司淳熙二年秋九月以疾告於朝願致其仕授宣教郎未拜命而卒享年四十有八仲謀之為人恢踈而夸曠其學醇懿為文粹然不立異論與人交和而久弟三人全德全材全功皆

仲謀教之自幼以及成人全德再薦名全材後仲謀六年登第里之人皆曰此兄之教元亨之歿全功尚幼畢其婚者亦仲謀也仲謀娶劉氏男二人方大方正女二人長適劉其次幼後一年某月某日葬仲謀於某山其孤方大以仲謀從弟迪功郎南雄州保昌縣尉維藩所論次行狀來請銘予於仲謀至親初同舉於鄉旣聞罷而歸未半塗予得疾垂死同行者皆棄去仲謀獨留謁醫親嘗藥晝夜視予至廢寢食予昏甚惘然不知也蓋

十有五日乃瘳予今年五十矣仲謀少予一歲方將為山林投老相依之約仲謀乃舍予而逝乎則哭而銘之曰

聖田每每天文兟之有煒元亨培之漑之世朐於畊父銍子登登且銍忌在仲謀忌維夏而霜何苗不黃榷此鞠凶疇不汝恫控於彼旻則莫我聞旻則聞忌其如命忌命之不遐德之孔多洛爾孫子勿替厥家

夫人歐陽氏墓誌銘

夫人姓歐陽世居廬陵之林平曾祖懐祖鋭父斌皆不仕夫人生而孝謹父母愛異焉年十八歸修職郎王邦義字俊臣俊臣兄弟三人二弟生最晩夫人主饋祀三十年上事舅姑下撫俊臣之弟妹補紉必躬敬愛匪懈姑太孺人蕭氏年八十每夫人上食侍立不去下氣怡色不敢離左右視食竟乃退太孺人曰吾老矣不多食今日不自知其飽也太孺人每言及夫人必流涕曰誰獨無婦我有斯婦非我婦也我女也夫人訓諸子以學

問每夕吹燈視其讀書默聽古人語時若有得曰某書某語殆謂某事耶往往脗合文意至鬻簪珥典衣服以資其子使從四方名士游次子嶠年十七薦名禮部夫人曰而勿以是自足俊臣喜賔客來者如林至者如歸或夜漏下四十刻燕賔客散夫人乃食夫人一兄早世夫人經紀其家至今俊臣謁禮部選除夕宿臨川夢夫人若告訣者俊臣驚而歸及門七日而夫人卒實淳熙三年正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臨終色詞甚暇獨以姑

老不得奉為恨男四人有開有嶠有功有德女一人許嫁迪功郎李如圭孫男一人大年女三人以十二月壬申葬夫人於廬陵縣宣化鄉社背之原銘曰

姑得孝婦夫得良助子得賢母既曰得之而遽失之云誰厄之不年者天不死者賢母悼下泉

浩齋先生劉公向夫人墓誌銘

夫人向氏諱范文簡公敏中之裔欽慈憲肅皇后之曽孫武經郎高陽關將領子齊之女江東運使直祕閣子

恪之姪也初武經公政和間劇盜竊發公遣人諭撫之不從公怒出兵與戰不利曰我世受國恩死吾職也再戰死之朝廷閔其忠贈武功郎靖康初衣冠南渡夫人依於叔父直閣公直閣公守衡州日部使者憚其剛正劾免之寓居吉之安福縣為夫人擇對無一可者時廣東帳幹劉公禹錫與直閣公同生於丁丑雅相厚而禹錫之弟浩齋先生諱廷直字諤卿者初喪其元配先生方薦名禮部直閣公喜其文以夫人歸焉夫人生長相

門后家乃嫁布衣欣然處之若窶人子後十二年先生
登進士第初調武昌戶掾再調武陵丞所至以清名著
夫人之恭儉有助焉又調知臨江軍新喻縣未之官而
先生卒夫人身任家責撫訓諸孤畢其男若女若孫之
婚嫁者七人夫人天性愉和與妯娌輯睦有先沒者哭
之盡哀又十有二年救其子得中治第旣落之安且寧
矣淳熙甲午七月感疾明年二月疾益進四月其姪承
弼試南宮歸夫人見之喜甚乃囑之曰吾家累代積德

家世門戶在汝吾病矣不自意得一見汝五月戊子疾且革噤不得語猶目謝人來視者竟卒享年六十有三子男三人宏中處中其季即得中也女一人適承信郎王晉之凡十五孫男六人仍倜佺億儔倫餘女也曾孫男一人曰澄之又明年十一月庚午葬夫人於清化鄉櫟岡之原其孤得中以其從兄承弼所狀夫人之行實來諗某曰子盍銘吾母某先生門下士且親也則敬諾而銘諸銘曰

奕奕厥門有閎而黄崇崇厥家有椒其房是生夫人載淑載穆心不族矜彌𢧐彌肅抵其玉笄易以蓍簪從我先生水石山林胡不耋矣慨其逝矣弗躬其祉式馳其嗣

彭叔牙墓誌銘

鄉先生尚書郎彭公有四子而第三子叔牙者皙而長身美鬚漆黑倜人廣衆望見之者不問而知其郎中之子也不寧惟貌行粹學明靡不是似人謂再昌厥家今

年二月叔牙謁予言將之官一日忽訃告至予失聲驚悼未幾其孤堯咨堯佐以州學教授連君茹所論次叔牙行實來乞銘予謝且泣曰不見叔牙幾日耶而遽銘叔牙乎叔牙諱周老叔牙其字也世為廬陵人曾祖士忠贈朝請郎祖衎登進士第終官朝奉郎開封府刑曹贈左正議大夫父合仕至右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君以蔭補將仕郎授右迪功郎德慶府端溪縣主簿辭不赴居郎中憂服除授臨

江軍新淦縣主簿辛卯大旱臨江三邑新淦特甚守以
病免守擇所宜攝遂以檄君君詣郡言旱勢如此攝邑
有政救荒治賦何先守笑而不言至邑發廩勸分裁抑
翔貴適漕司取羡粟於袁過邑舟膠俟秋水至君亟白
漕司曰民瀕死而粟儲無用之地願假以賑及秋成請
償之不俟報輒發粟百里呼舞郡督賦且急君詣郡慼
疏旱饑宜少寛假守怒謂君寧得罪於州無寧得罪於
百姓非子舉乎君不為動還邑及境居民焚香以迎郡

丞行縣督錢錢出無從故事當借來年夏租君曰民今
旰未食而官欲前一年借租耶乃鬻酒器以輸分宜賊
起張甚部使者至親壓賊營君謂鼠輩以饑至此豈誠
好亂然不可無備乃什伍其民治兵以需遣文法吏曉
以禍福其黨果潰得還民者千數時所在桴鼓相聞新
淦獨否去之日廩給數十萬錢一無所受曰吾無功胡
取禄君兄弟偕仕臨江部使者議所薦君知其難兩得
力請先兄同邑監河官闕舉者一人前守薦君以其章

遣爲秩滿投從政郎静江府古梁令先是郎中守零陵忠獻魏國張公在焉以君才受知於公至是公之子侍講適帥桂林日遲君來君旣抵府未趨郡而疾作竟卒於傳舍蓋淳熙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四十有八其孤反棺於家以十一月庚申葬於廬陵縣儒行鄉福田里環子谷之原君五歲已知詩杏園絶句詩流傳誦旣冠業進士綜貫百氏尤熟左氏傳班固漢書時子惲於銓曹試藝君一試前列輩行歆豔君事親篤孝自幼

及壯未甞一日忍離膝下端溪之辭士友多欲及親在而仕易以進者君頷之而已娶曾氏子男五人堯臣堯咨堯佐堯俊堯舉皆嗜學女二人長適進士黄達次適將仕郎康寧之堯臣及康氏女皆先君卒孫女一人尚幼銘曰

仕則不顧緊親之戀既晚而官則當之年適彼千里失且假寢載巾我車日亦暮止莫紓匪身莫亟匪親以此易彼君憾無垠君失其撼而得其坎可碣者詩而不可

碣

王叔雅墓誌銘

叔雅王氏諱頔九世祖該自太原徙家吉之廬陵又徙安福曾祖祥祖彛皆隱德不仕父庭珪字民瞻登進士第終官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號瀘溪先生云叔雅自束髮受書性警敏六經百氏悉鈎其深尤邃於春秋初文定胡公過瀘溪先生草堂與先生講春秋叔雅從傍聽之即能陳說大義筆削衮斧洞視諸儒

陳迹一武不隨夏秋侯卿瀐以王法恕不及漏威不病刻然肇悅其詞以貫於時我寶恥之一再試於有司即棄去曰持古睎今可乎先生詩句得法於杜子美自西江而下不論也叔雅少從先生賦早行篇先生驚喜曰吾子亦能詩乎遂授以句法龍圖閣學士胡公以直言謫嶺表先生以詩送行有名高北斗身落南州之句人爭傳之一日满四海權臣聞而惡之下江西帥司興詔獄名捕先生叔雅以從父子俱繫獄叔雅請於決曹掾

蘇庠曰吾父老矣願以身代之罪若箠死庚死唯命翦之市朝亦唯命願以聞焉蘇受辭白帥帥怒屏不奏先生竟謫夜郎既赴貶所族大口衆不能偕往留叔雅經紀家事夜郎狸嘷鼯嘯非人所居崖路攀天下則入阱距家二千餘里叔雅徒步省覲胝足血指一歲再行行不可至至不忍歸凡八年權臣死先生始得放還年八十矣上即位聞先生名兩詔召見先生往來道塗叔雅皆侍行禮部侍郎周公嘉叔雅之勤欲白之朝有以旌

寵之者叔雅力辭焉先生没之四年而叔雅卒叔雅未
甞疾一日與客飲酒至丙夜無惰容明日夙興坐而逝
云實淳熙二年閏九月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娶劉氏
男二人啓虞女二人長逝將仕郎葛耆年次許嫁進士
劉逢原孫男五人女二人將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於
安福縣翔鸞鄉青陂之原叔雅靜而視之若不能言及
論當世人物如水鑑影人犯之不校或疑其矯退而察
之終不言其非其胸中自與甚高望之蕭然簡遠若晉

宗閭人蓋近之若疎遠之若親即之若遺去之若思者也羣從兄弟與叔雅分田既定有一人若不滿意者叔雅復分已田以半畀之與從兄弟二人同居且同食二兄殁叔雅字其孤人不知其為猶子也里之人有伍其姓者以貧不自食至欲扣其祖父墓中之藏叔雅呼謂之曰汝欲錢耶吾畀汝墓不可發也至今松柏不刋某少出先生門下與叔雅有五十年之舊晚復託昏焉於誼宜銘銘曰

瀘溪之詩叔雅胡得其傳瀘溪之壽叔雅胡半其年豈可傳者人不可傳者天耶抑瀘溪既逝叔雅不留人間耶將父子騎鷖翳鳳追少陵太白而俱仙耶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六